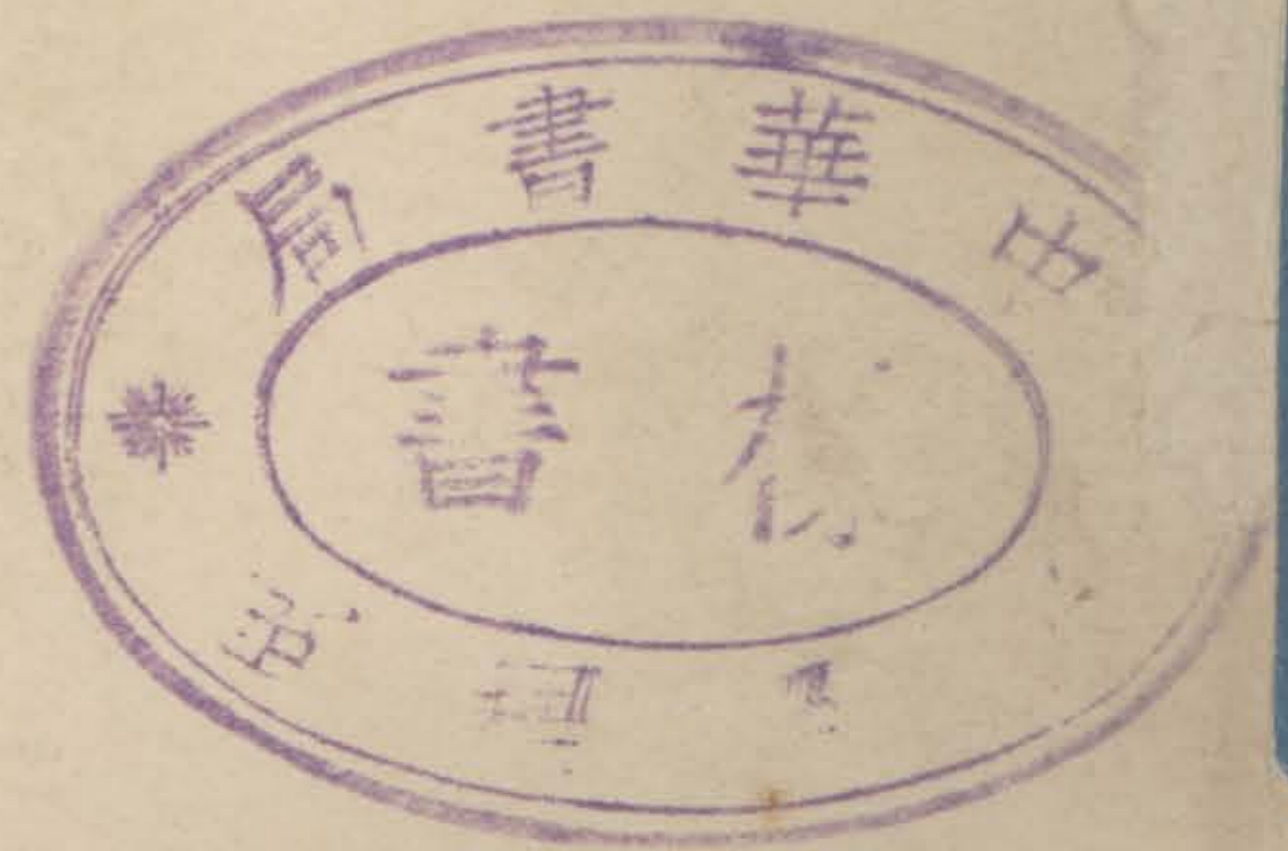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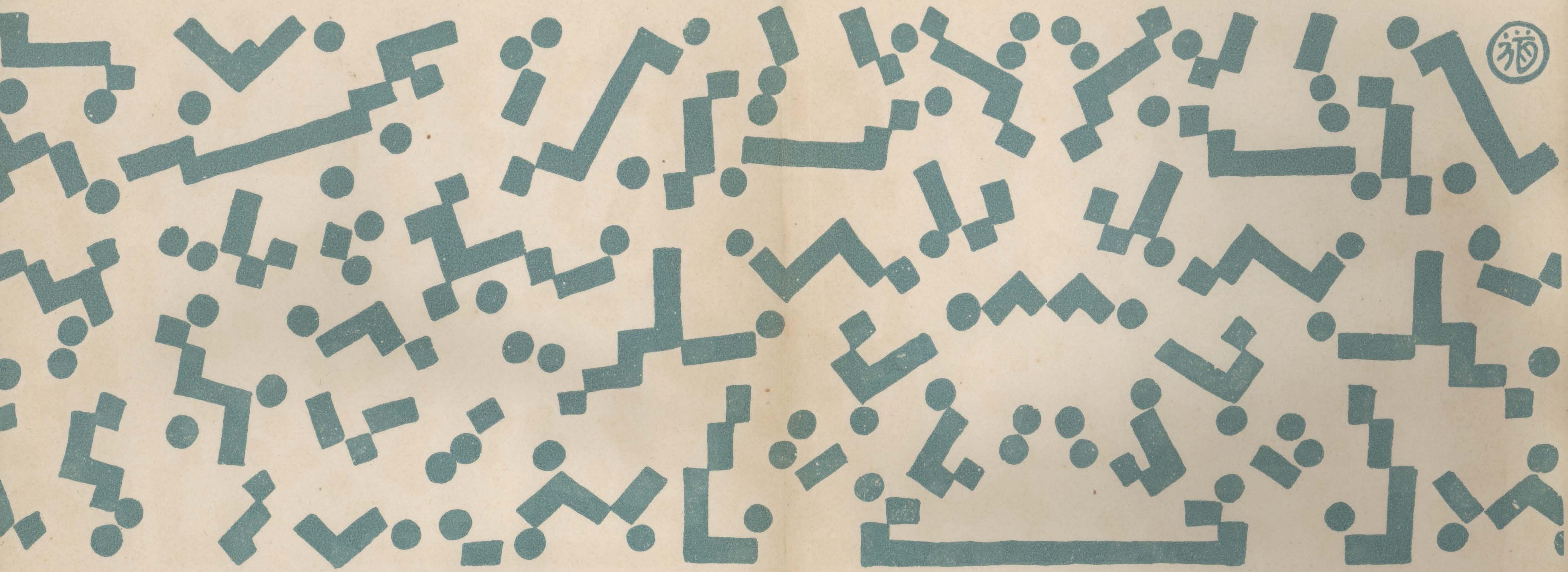


一 個 女 人

丁玲女士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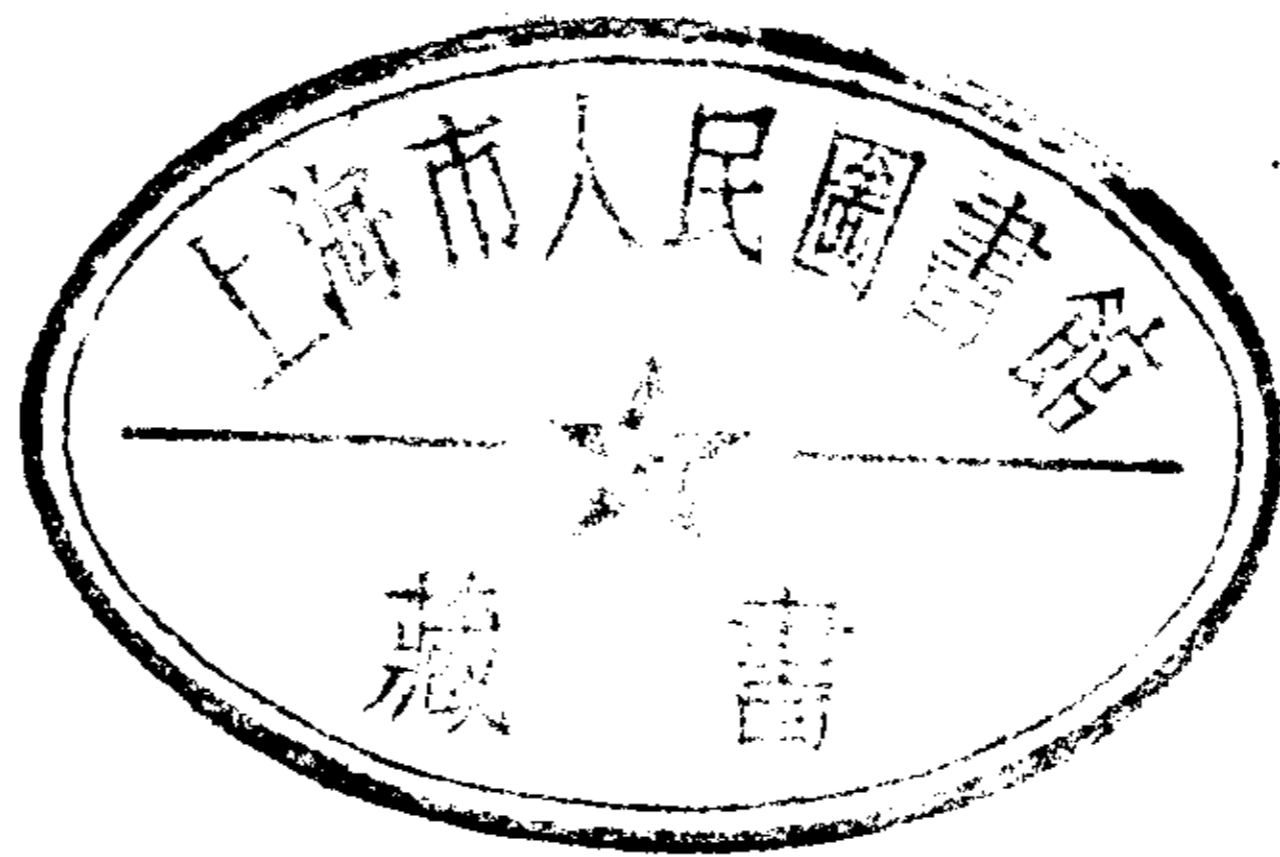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8198B

新文藝叢書

一個女人

丁玲女士作



1980

中華書局出版

一個女人

目次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一
他走後	四一
日	六三
少年孟德的失眠	七五
在一個晚上	八五
野草	九五

006639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是十一月二十。剛剛颳完風的一天。

風是在夜裏兩三點鐘時就漸漸的小下去了的，然而還是冷得刺骨。所以天雖說發亮了，在街上是仍然冷靜靜的。大得像小獅子的黃狗都只把頭縮在胸前打盹。滿着灰塵的店鋪的門板，也是還緊緊的關着的。在這時，驀然從石頭胡同蹺出了一個穿洋服的人。自然是一個年青的人囉；在石頭胡同住的有鬍子的人，說是也會在這剛有着朦朧曙色的清晨，孤寂寂的走出來，簡直就是笑話。不過縱是一個青年人，也够使人驚詫呢。

帽子戴得低低的，只看見鼻以下的部分。薄薄的大氅，把一個剛從溫熱的被窩裏抽出的熱的身體裹住。走出胡同口，便停住了。頭便稍微抬高了一點，眼皮腫腫的，灰灰的小眼珠，就朝四方搜羅去，是在找洋車。

街是在夜晚也是一條頗熱鬧的街。不過在早晨，本就少人走的，又加上夜來的大風，實在沒有一輛車。簡直人影都還沒有呢。

『洋車！洋車！』

沒聽到一點聲響，脚就躊躇了。反過臉去一望，那結有兩條小辮的，髮又已異常蓬鬆的頭就出現了。那瓜子形的小臉，蒼白，蒼白，半躲在亂髮裏。又用一隻纖細的手去揉那惺忪的眼皮。薄薄的淡紅嘴唇就張開着，打着天真的呵欠。於是這年青人就想：

『她真合了我的口味！哈，那純東方，純中國的風韻！』

眼睛彷彿是又看到一些其餘的了。密密的一排假翡翠的紐扣，鬆了一半，在柔膩的胸脯上，便隱隱現出兩縷半圓的弧線來，而且那頸練，繫得有個小金鎖的，就在這胸脯上橫着。小金鎖是被手腕壓住了。……

於是便又動步了，再朝着來的方向。而那留香院的夥計的臉，一跳的就橫遮去了好夢。想到剛才開門時，已是很不高興的在咕噥着了，若是再轉去，別人剛剛才又籠進被窩，就是不裝聾，起來開門了，看到別人

喪着臉，也未必不會感到無趣。『唉，何必又去找那起東西們的氣受！』所以剛舉步，是又站着了的。

但是那臉，愛嬌的，又來引誘着他。想到那小手在自己身上撫着時，那僵在他腋下時佚情的，稚氣的笑聲，心更不覺的跳了起來，於是又動步。

這下，在兩隻脚都還沒移動的時候，手是從口袋中便掏出一個東西來。可憐，那兩隻帶了手套的手，又是插在大氅袋中的，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已凍得很僵了。兩手很艱難的捧住了這小東西，打開來，是一張四方都不齊的紙條，上面歪歪斜斜的畫着：

『明早七時，請在家等我！』

紙條子又第三次的被圍着，仍丟在口袋中去了。於是我們的這年青人就大大的歎了一口氣，無力的，但又決心的再掉過方向來在無人的街上向東走去。

這年青人是一個也常常做些白話新詩在許多雜誌上發表的名

字也是新近才又改爲一個滿含日本風的什麼「鷗外鷗」。

街是石板面砌就的，已爲兩夜一天的大風掃得乾乾淨淨，那皮鞋的響聲，似乎押着韻般的「噠噠，噠噠，噠噠……」的響遠了去。街兩旁的胡同口是都沒有車。

鷗外鷗是悠閒的，又感傷的想到自己的艱苦和漂零的身世了。爲了女人，把有着火樣的希望的前途都抹煞去，變成了一個完全消沉的，頹廢的人，曾浪蕩在那上海灘上。只以爲來北京了，會可以從冷靜中再從新在自己思想方面去努點力。誰知又常潦倒在妓院，且傳染着很重的肺結核。眼看着，身體是一天一天壞下去，精神也懶了。現在又爲了什麼女人，女人，冒着這樣的晨寒去踐那由單獨一方面定下的什麼約。唉，這不是要人的命……

因爲這感傷只是很悠然的，所以脚步依然很勻稱，覺得自己這樣忙於奔波，倒又微笑着了。聽見皮鞋在石板上發出的「噠噠」的聲音，還正擬捉住這音調，找個韻腳來做一首新詩呢。

詩句還沒找妥，從後面，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颯的掠過一輛洋車，只見有個網籃堆得高高的，是去趕火車的人。在這時，這正在做着詩的人，便也走到前門大街了。稀稀落落有着一輛兩輛裝着煤的大車，被幾匹又瘦又髒的騾子拖着，「孔隆孔隆」的軋出響聲來。那幾十丈高的前門城樓上，襯着清明的天空，也看得出正有幾個穿得臃腫得像糖娃娃的灰衣人在灰色的城牆上行走。於是鷗外鷗又叫着了：

『洋車！洋車！』

只有兩三個行人，裹着灰大布面子，吊狗皮裏的大襖的，望了他一眼，因為這聲音是雖說咬着涼腔，而車字的音是仍然夾着江南的齒音的。

那前門的馬路，是多麼寬闊的呀，又是清晨又少人走，枯樹的柺杈，更透出許多餘地來，鷗外鷗穿過馬路時，是反倒生了些興致，於是把思想就又放到那大眼的女人了。

『哈，奇怪的女人，好像是簡直就不知道理性是什麼一回事，只憑

着那瘋狂的感情泛溢起去一樣的。像這樣，是還沒有遇到過。唉，今天，今天，真還不知應該要怎麼預備一下才好呢……」

已走到東車站，鷗外鷗還不覺得，却有着好幾部洋車在圍上來兜生意。

「喂，車！」

「喂，那裏，四吊錢。」

車是坐上了。進了前門洞，就一直朝着北走去。風微微的，却也够尖利了，對着面掃來，所以這年青人便再把帽簷拉下點，右手是從領口邊插進去，在胸脯上才微微感到一點暖氣。左手便放在嘴唇前呵着。眼睛無意中望到那雙黑得放亮的皮鞋，不覺的在心裏就去算着最近用去的數目：

「還老程四十。」

還老趙十五。

公寓五十七，算作六十吧。

替小徐取了二十四元的當，然而這錢早先還不是我用去的？再，什麼，我就只買了這一雙皮鞋，八元半。

其餘呢，其餘呢，怎麼，數還差這樣多，難道我給了她這樣多嗎？」

右手便從裏面的口袋裏把所有的錢票都拿出來，是三張，兩張五元的，餘一張一元，外還剩兩元現洋。不是清清白白的嗎？好容易，寫了五封快信，打了兩次電報，才從上海書鋪寄來兩本書的稿費三百元，怎麼一星期就花光了。並且連數也算不清，說是給了她，那小女人，就一百多，怎麼倒也並不見得她會更對我好些；只一次兩次說要到協和去看病，沒有錢，給她錢了，也從沒見她進過一次醫院。這真使他有點懊惱了，而且覺得也有點兒傷心！許多傻子們，不知不覺的，容容易易便會有了漂亮女人愛上。而自己，幾次三番，花了錢去買愛情，向着那樣什麼人都可以去用的女人（他忘了他曾向她奉上去的許多尊貴名稱）去求愛，去求同情得到了什麼呢？說她們只愛錢，自己是也盡所有的都給了她。說還賤，還他媽的賤，還不是爲了她而欠下來的。唉，自己，花了什麼錢，連

買紙烟都常常零枝零枝的買，真是說起來，誰信！

越想想越覺得有點兒憤慨起來，他本是從來就不容易動氣的人，這天爲了冷，殘酷的竟忍心把他那心愛的有肺病的女人來冤枉。若是他真不知道去後悔，那朋友們去責備他有了別的希望，就又連這互相盟誓了又盟誓的，願生死共之的女人也丟棄了是應該。可惜，既若他是這樣，也並不會真的便有人不贊成，而他自己倒又立即翻悔着了。

在一分鐘裏，他想出了兩打以上的，所謂自由戀愛的結合，是沒有一個女人不把經濟這一項列爲條件的第一條的。而她，那小寶貝，那美神，那病仙……（名稱是多到連他自己也數不清）之所以並不因爲他給了錢就快活，是顯得她縱是他不給錢也不會冷淡。於是笑容便又浮上來。那純中國的風韻，也又在這年輕詩人的玩味中了。削削的肩胛，窄窄的腰身，兩個大褲筒，一雙繡有紅花的纖纖拖鞋，便在這褲筒下輕輕的跳動，而且那，她特有的一種嬌弱的喘聲，咳着嗽時，兩個大耳環便在頸頰邊搖擺個不住。……

愛情，愛情是什麼呢？是享受，是享受呀！哈，那女人，那小東西，僅僅只憑那一付嬌愁的面孔，就够你一生看不完，還有那股勁，是還有病呢！知道從什麼地方學來的？當她一奏起那迷人的調子，不斷的甜密的話就送過來，真個便從你耳朵邊灌下去，比吃了過多的酒還令人醉呢。

夜來就失了眠的鷗外鷗，想到心醉的一些地方，就真個像醉了一樣，脚一伸，頭一仰就躺在車上了。車夫受了一下大震動，以為是到了就挨邊停下來。險乎把醉了的鷗外鷗倒翻了轉來。於是夢又跑遠了去，一看，車已到北池子了，手上還拿着三張錢票呢。

車自然還得向北走去。

於是他不再去想那女人了。不知是不是愛情，他並不須要知道，他也不定要所謂愛情，所以不經意的，他又去想到一些很使自己愉快的地方去了。

「哈，真大膽！」這時手是又在捻口袋中的那紙條。『當着那樣多人面前，還有她丈夫，竟敢於寫下來，又敢於遞給我，我還真以為她是替

小王在抄一首詩呢？見了鬼，找着我，我就不會幹麻煩事，老章也不是好惹的，知道了，真的拿着手槍來要決鬥，我可受不了。誰幹那些無意識的事？這女人，也真怪；有着那漂亮的小王，又不愛，伶俐的子澧，也不愛，據說從來就正經的。而且同老章，又那樣要好，當着人還捨不得去親着嘴的。真是見了鬼，我早就看出來了。怕了她，不去，又不行。一次兩次的電話叫去了，還不是空，老章就死守着她。哼，那眼睛，釘得真令人怕！她坐在老章後面，老章又看不見！她還那樣好像不介意的當着許多人問着我，「鷗，你怕我嗎？」我說怕的，她又逼着問爲什麼。我要怎麼來答應她才對？只好又改口說不怕的。大家都笑起來了，說那裏會怕她。她還要加重說她恨死了別人怕她。聽到的，又懂得這話的，只有心裏打着戰，說不出苦來。

……

想起了許多關於那女人縱性的行爲，鷗外鷗是又躊躇着了。萬一跑到寓所來，公寓又那樣窄，間壁住的老趙就認得她。將來說出來真不是妥的事。於是他只想不回去。但是假使她來了，不見人却不走。默下來，

一個鐘頭，兩個鐘頭，老趙又跑過來談，這女人，自認是不懂得，知道她會說些什麼。將來弄得大家都知遺，老章也是朋友，不說對不起人，眼看別人爲了這事而分歧，自己又是並不怎樣愛這勇敢女人的，何苦來！然而……無論鷗外鷗是也會再三的審慎過來，且他就從沒感到有那單獨和這女人約會一次的須要，然而，這不須去解釋，是所有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能了解得很點心。說一個連么二之流的妓女，是除了在肉慾勾搭的戲謔以外，就只知照例去捏造一種很有傳奇身世的妓女都可以顛倒其中的鷗外鷗，而能抗拒一個他認爲有高尙靈魂的女人的進攻，是誰也不相信的。何況還是那末很會感傷的做着詩的一流人！下文是不必再說下去，不會有人猜到他真能忍心去辜負那一顆心的。

這男人也巧，車到橋邊時，便停住了。他不走回公寓去，却向南拐，在大柳林下慢慢的踱着。淡黃的陽光，從那疏疏落落的枯枝間，把他的影投射得很長很長，橫到馬路當中去了。舊毡帽顯出一個很有趣的形。他算着，是看了夜光錶之後，他准一定能在這路上迎着那女人的。

雖說已快八點了。（這只能怪北京冬天天發亮是如此之遲。）

果然，一個影，全身裹在一件四週鑲着獸皮的衣裏，兩條儼然又似裸着的腿，隨着那木蹬的脚步聲快快的跳着，跑着來了。閃閃的，掩藏在紫帽下的兩顆大眼睛，在很遠就猛的跳到鷗外鷗的心上了。

在這時，這男人也變得真好好像這還是初犯的那樣徬徨起來。他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想法和計劃。他痴痴的站在那兒了。

這女人的名字，是——是什麼呢？她是在許多不同的情形中，意義上，就自己取了五十個以上的怪有味的名字了。在朋友們，據大部分的朋友們是趕着她叫薇底的。是一個有着過分的熱情，而又永不能領略到那真愛的女人。她簡直是在一種不良的變態中生活，她厭惡那些近於肉感的表示，又缺少真摯的愛，然而她却拚了死，也要追逐着那些動人心魄的話語，好像成了癮，若是不在這種危險的，祕密的情形中去玩味一顆被她鼓動了的心，就好像不能再活下去了的一樣。所以不怕她

丈夫怎樣的看管着她。她丈夫，那教着書的很精明的男子，實在了解得她清清白白，他說她是一個上到官僚政客，下至流氓痞子，好好歹歹的人都可以來鬧着玩的一個最壞的女人。他從來就沒有有一個時辰肯放鬆過，下了課回來，總得先檢查衣服，然後就檢查抽屜，若是信封少了一個了，這天就必得抓着太太鬧架的，然而太太仍然是妙計層生，明明也知道鬧下去是只有把生活往不幸中塞去的，却越來越利害了。有時事穿了包，實在瞞不過去了，就倒在男人腳邊哭，說着痛心的懺悔的話。翻去翻來，還不都是假！男人看着太可憐了，就又信了她，還要費整天的時間去安慰她呢。有時男人簡直不知信什麼才好了，又不能決絕她，是只想到自殺和殺一個人的事上去。這男人實在是又非常愛着她的。

她嫁這男人時，既不是爲了名和位，也毫不是須要到結婚，她自己說她愛他，她願意犧牲去其餘的她也非常歡喜的朋友，她又猛烈的凌逼着他，所以在一種還很使他惶恐的時候就同居了。是幾年來了，連她自己也忘去了她是曾又同時爲了她自己的一種殘酷的滿足，捉弄過

許多心，在那些本是甜美的心上，放下一些傷痛去；而並且，那爲她男人懇求的不要任意去糟踏的肉體的一部分，就是那特爲扯謊的嘴唇，也常常違着她自己的意在亂落在許多人臉上過，她却依然還咬着說她是只愛他的。死也成，要她說不愛却做不到。所以，雖說常常互相吵着鬧着，也又拚死拚活的像冤孽一樣的還要過下去。

天知道，怎麼會由她男人把鷗外鷗引到家裏去了！那蒼黃的臉色，就決不是能刺戟一個健全的女人的。說話呢，也正如許多人一樣，平坦得像大路上的石頭。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都只能表現出一個在某一階級，正有着某種思想的人物。說做詩，薇底這女子就並不是沒有讀過其他的詩的人，像那種只能淡淡的，寫着一些很無力的感傷，是不應該在她身上起什麼影響。然而，真的，事是有例外，她彷彿是發了癲一樣，好像已決了心，在這身上，不取得一個什麼東西是不肯放鬆。也許她以爲這男子太頹廢了，她願意給他一點生活的力，誰知這只能令人感到窘。她把三個整夜都葬送到一種欲念上了。自然，從來她就是如此能

强悍到底的，除了她不想。若是說了「要，」那就不拘在什麼小事上，肯下點犧牲是不會有的事。她除了尊重她自己的衝動，就從未曾把事的輕重來放在心上秤一下的。在三個整夜中，其實白天也應該算在內，她都在苦苦的強制着自己。她要去佔有一顆她認為很冷靜的心。她要眼看着自己的勝利；那冷靜的，那缺少感情的人，會一旦爲了她而把血沸騰起來：本是應該頹廢的，却爲了她終天興奮着；本該快樂着生活的，又因爲了她，而把自己糟蹋起來。但是，她不能遽然的行去，因爲她並不是只想令人感到她的可愛處，敢於親近她就够了，她又必須那傾倒她的人，會特生出一種崇敬，是只爲了她的。她是只願意裝出各種各色，又高尚，又複雜的人格去震撼別人的靈魂，眼看到那靈魂受了她的針灸後而跳動在她掌中時，她才能把她的那興奮安靜下來，睡一個無夢的長覺。

這女人，也許單單是爲了她的須要起見，真的，她不須說好多話，別人就可以非常了解她的個性了。而且那個性一定會如各個人所仰慕

的那樣能令人敬重。所以無論鷗外鷗會怎樣說不懂得她，而他却在晤見她的第二次就發見她是一個了不得，很有卓見的人了。後來便向人標榜起她驚人的高明。又比擬於茶花女。而沙樂美式的那典型，是也認爲只有在這女人身上才能表現出的。

是已經說過了，這女人並不是傻子。她很懂得一切的。在這天二十的前一天，便接到一封信，是一個最願意爲她所用的好友來的。她說是思念她得很，她請她到她學校裏去玩一天，她還懇求那教員不要太吝嗇，說當他勇敢的把薇底搶走以前，可愛的薇底還是她們的呢。

教員看了信，覺得也應該讓她去她們那裏玩玩的。女人還戀戀的，裝出不願去的樣子。似乎覺得不能太拂了丈夫的意，才答應下來，又爲了不願讓丈夫一人在家裏吃飯，所以寧肯早上少睡點，一早去。事情是如此定了下來。那做丈夫的那裏知道就在這晚上，大眾嚷着一快抄完，快抄完，一的當兒，那早上的約，却是在另一個男子身上訂好了的？

這晚上，教員是得了許多在平日所不能享受到的一些溫柔。只覺

得她興奮得很，也像倆人初初同居時一樣，她握着他的手，定定把眼光瞅着他，頻頻的說：『我愛，我是愛你的呵，只愛你一個！你是幸福！我是願意只屬於你一個人的呵！吻我呀，愛！』

照經驗，男人有點不安起來，也把眼睛瞅定她，於是她又放肆的笑着，揉着他，使他無暇來審視她的內心。他終於很感動的抱了她，感動得哭了。他是除了她便再也不能從辛苦的生涯中會感到那生的意義的。這眼淚反把女人弄安靜下來。她說：『唉，放了我吧，我實在倦了。』於是她翻過身去，靜靜的躺着。丈夫以爲她也很難過，便輕輕的撫着，拍着，去哄她睡。在拍着中，是不覺的把自己那疲倦的眼皮瞌下來，而且，真的不久就呼呼的打着鼾了。

猜這女人呢，自然是反大張着眼在做起夢來了。她也並不是定須要愛，因爲她有時總還覺得她丈夫是愛她過了分。但是她却又時時須要別人會愛她。你越做得冷淡，她就越追得緊。不愛她可以，但至少却得裝出一付異常崇拜她的樣子。是又應該做得適合身分的。否則，那出奇

的傲慢，將使你一生也忘不了你所曾經忍受的。

她做夢。那夢也並不完美。她本就無須那好結局的。她興奮，自己看着那興奮，又傷心。但又找不出自己的缺憾來。說愛他，那倒霉樣子的男人，是又只能暗暗在心中發冷笑。假使這行爲，悄悄的約下來相會，讓人知道了，她一定會恨起他來，像是一種侮辱，只能壓損她的自尊之心，使她再也沒有興致，揚着眉去看人了。

她很想爽了這約的。她又覺得太對不起她丈夫。她瞅着他，她說愛他，她是只希望他能幫助他的。但他一哭，她却反把心決下來。她想：『哭什麼！未必就讓眼淚來管束着我？』她寧肯，什麼了不得的禍事來，也不要緊，她不承認她愛他，她更不承認不愛她丈夫，然而，去，是要去的！

其實，她還是在躊躇着的。她很後悔她把那紙條子塞給他，顯然做出是很曖昧的樣子。他一定以爲她是一個常於做壞事的壞女人，他將把他所有的對於一個平常人的敬意都打毀去。他一定不會在家裏等着她的，因爲他已不再看得起她了。或者他會留在家裏，而把她當一個

同他在石頭胡同睡覺的女人一樣看。她能怪誰呢，是她自己找來的那好待遇呀！於是她後悔了。她後悔她用的方法不得當。若是寫一封信給他，寫得誠誠懇懇的，也許應該好一點。她真想就把這約又爽了下來，且對於丈夫，互相愛着的丈夫，儘儘在良心上的永久的負疚，便很可以做爲這失信的理由。然而，人都是這樣的，她癩轉來又迴護着自己的行爲，她彎彎曲曲的把自己什麼什麼地方都原諒遍了。她同情自己，而且什麼人都應該同情她的。她又鼓勵着自己，難道有了丈夫，有了愛人，就不能被准許獨自去會另外一個男人嗎？她並沒有愛上什麼什麼人，也並不是偷偷的去把自己送給別人去玩，去用？何況……——唉，她真不懂得去計算這錯誤，假使她果真是愛上了什麼人，或甘願去送給別人用，別人玩，那她當不妨放膽去做，既是仍然是愛着丈夫的，而又不能在這與人鬧着中真得到什麼快樂，那又何必徒給那做丈夫的難堪呢？是也只能給自己在後來的時日中，留下許多不可挽回的懊悔的！

聽到隔壁房裏的鐘打三點，四點，五點了。她又異常焦躁起來。越

睡，就越睡不着，假使睡着去了，因為幾天來的心神的勞頓，就一覺睡得不知醒，到吃午飯時，才被那做丈夫的來驚擾她，那她不是便可不必爲自己做人的立脚處又躊躇？在她不知不覺中就把這約毀了。以後，以後再看看吧，當然還有別的好方法，或者又放棄了這倒霉的人也說不定的。

但是她又睜着眼到天亮了。而且摸摸索索的溜下了牀。她梳着理着，悄悄的把一切都弄妥貼。她又傍着牀坐下來。唉，那可憐男人還在呼呼的打着鼾呢。於是她把頭俯下去，很騷動的吻了他。而且低低的叫：『我愛，我愛呀！』她又寫了一張紙條，平平的放在枕頭邊，是告訴他，她不願有擾於他的美夢，所以沒有喊醒他。她說她一定回來得很快的，也許在動身前，還會打一次電話回家問他起身沒有，問他想想她快回來。她又說，她是實在捨不得他去看朋友的。並且在最後還補充說，她吻了他三下，又留得有三個吻，是在回來時才給他的。這自然沒有扯謊，每次當她回來，或他回來；她都是每次找出不同的理由，裝出不同的情調來同他親嘴，是還不只三個的。

於是，便動身了。像很抱歉一樣，望了她丈夫最後一眼，無聲的便閃出房來。心裏很難過，只想轉身去再抱吻那男人一下，又怕他醒後的留難，所以只停了一步，頭都沒轉過來，便忽忽的走了。

一到街上，那曾經有過的，使她很騷亂的情緒，又迷亂了她。她不再想到她丈夫了。心有點跳，脚步時慢時快，很皇遽的走。她又像這還是初犯一樣，她把從前會同樣在白天，在晚上，奔到另外一些可愛的人兒家裏去，或別的由她指定的地方去的情形，通通忘掉了。而且那些事是早也不放在她胸懷了的。她只是茫茫的，又像快樂，又像淒皇，無次序的跑着，跳着去奔到一個地方，在那裏她要同一個人決鬪，她要別人投降，像俘虜一樣的把心獻給她，她接受了，或又掉棄着，或暫時保管着都好，只要那心是屬於她的。她的一舉一動會影響到他，就暫時也可以，否則，那情感將無稍能鬆弛的一瞬刻而結局是難於想像的了。

跳出胡同口，在密密的植着大柳樹的河堤邊，急急的就朝北奔去。淺的河水，已結了很厚的冰，映着初升的陽光，放出淡淡的紅光來，顯得

也很好看的，然而薇底不能再注意這些事了。她很怕別人不在家等她。她又希望她將撲空，不過假設真的被人爽了約，那只能更挑起她的惱恨，而她更不願放鬆人了，且決帶來你不及防避的惡意。

她衝衝的已跳過鷗外鷗所站立的那棵柳樹下了。

兩個人是將錯過，而且已經錯過去了。一個是忽略去了，沒見到。而另一個是早已見到，卻不知怎樣去招呼才好。這是可能的，這事便算如此完結。但這男人，卻並不是怎樣膽怯的人，一看到那兩個聳動的肩，和圓圓的小腿肚，就在向自己發冷笑了。於是便很鎮靜的叫着那迷人的名字：

「薇底！薇底！」

薇底是初初沒料到別人會在街上等着她的，當然很驚詫，而且顯着很高興的神氣又跳轉來。微微帶點喘，兩頰都被風吹得紅紅的。有幾根亂髮從帽裏鑽出來，蜿蜒在眉邊。在隱約中，眉更覺得黑了。看見男的

不作聲便又靜默着

說要用一枝筆來跟着這女人的情緒跑，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她是在一瞥見她所期約的人時，她的心就像被一把刀刺下去一樣的痛，像不知被傷害了什麼地方一樣。她只想哭出來。她只想跑回去。她只想撲過去，抓起那男人來鞭打，問他爲什麼不可以在家裏等待着，要做出這下流的樣子，在一個街角上伺着她的到來。若說是他的心太熱了，不安於在空房子裏老等，那又爲什麼不在剛見她時，迎上來？顯見得他不把這事看得有一絲值價！就是說他並沒有尊重她的約會，沒有尊重她。她雖說常常背了丈夫，喜歡來同別人鬧着玩，但她總願意，縱是在暗中的祕密行爲，也該無愧的能在許多人前公佈的。現在呢，她能說不嗎？別人在把她當一個賣笑的人，或更壞的人看待了！別人便是在石頭胡同也好，韋家潭也好，過夜的事，是很大大方方去幹而並不須要瞞着什麼人，做出那曖曖昧昧的樣子的！

這女人也真可憐！既是已並不是剛剛來趕着什麼男人來愛的，卻

何苦還如此認真，像還毫不能了解男人之對於女人的心理。老咬着要別人什麼敬重什麼敬重，不是可笑的事嗎？

心裏是很生着氣的，又不能真的便賭着氣。卻反而裝着笑臉：

『啊哈！今天我有三個鐘頭的時間了，這時間都是我的。你願意怎麼來花費牠呢？』那樣子是真像一個從沒得過自由的人而驟然被解放一樣的。

這常常做着詩的人，鷗外鷗，在神經裏也覺得了自己在街上伺着將使人誤會，於是便解說，這裏面是有許多理由的。還又邀着她一同轉寓所去。

薇底笑了。不答他。這無須乎要答的，那笑就不是告訴他，她懂得一切。她只問他想到什麼地方去。

鷗外鷗很慚愧，他只得說到北海去吧。

一聽到北海，她就繃了一下眉，心裏想：『又是北海！』她只想，想什麼呢？很奇怪，她卻異常想同他到旅館去。但是她不敢說出來，她也不

一定敢於去，她是從沒有跑到那些整日整夜都演着許多悲劇的地方去過的。她只覺得什麼公園，電影場，都已不能再使她滿足，她相信那旅館的空氣，一定可以使他們能親近些，能大膽些。她幾乎說出來了，『我們到前門去吧。』但是她望着那黯澹的臉就又默着了。

『不呢，就到中央公園去，好嗎？』

她聽了。而且答應到北海去。在那臉上。她就不能尋出一絲一毫是可以陪着她幹一些荒唐的玩藝兒的。她很後悔，她找錯了人，但是，她又笑了。她又露出高興的樣子，陪着他向北走去。

在雇洋車的當兒，她又煩惱了。他不該在她面前計較着幾個銅子的，她說：『好吧，』便跳上一輛車。

鷗外鷗也很困惱，覺得這女人簡直不溫婉，就只那眉目間的一點小小動作，都够令人窘。於是他又把她和那猶自在睡的小阿金來比較，並想到從前那舊房東的女兒。但一看到那端坐在洋車上的後影，他又覺得她尊貴到不可及，他應傾倒在她面前，向她膜拜的。他應當感激，她

給他的，是只有過了分的，於是在心裏，他拋了一個吻，向着前方那後影去。

端坐在前面的薇底呢，很討厭這時間，這時間是太長了，她會找出一些行爲中的無聊來。她願意不想這些，把眼光瀏覽到街旁去。又是毫無可觀的，於是眼便落在遠遠的一個城樓角上。黃的瓦一被陽光曬着，是發出金質的射目的光輝。光太奪目了，心就又煩燥着，不知怎樣才好。到後來是反無理由的憎嫌到後面的人了。

但到了北海，便又完全換了一個新的局面。薇底是在笑，暗暗的向心裏笑。她瞅定他，她懂得他是在躲避那眼光的接觸，她懂得那在皇遽中不知所措的心。她爲歡喜延長這局面，是始終只默默的隨着鷗外鷗走。男的呢，卻處在相反的地位，心正被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騷擾着，只想側過臉去，又怕那凶猛的勇敢的眼光把自己擒去。說想逃，那也是並不的。他只希望這女人會變得柔弱點，羞澀點，能任他去說點不過分的俏皮話，把那嫩臉皮弄紅了起來，且趁着機會便撲抱了過來，於是女人

便在他的熱烈的懷中抖戰着，溫溫軟軟的伏貼着。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在他身旁走着的，並不是那慣於撒嬌的小阿金，也不是其餘的那些像是很經不起他撫抱的女人。他已走到第一條戰線上，他不能再回到本位，又怕進攻。他只切望到兩條快相等的直睡在脚前的影，在大白石橋上，一步步向前移去，他只希望怎麼這影會更貼近些，貼近些以至擠緊……新的皮鞋仍然是一「噠，噠，噠」的在橋上響出，且伴着那清脆的高底的木蹬的響聲，不過兩雙脚下步都錯亂得很，錯亂的，變為嘈雜的響聲就更擾了那不安的心。

過了橋不久，薇底隨着他朝山上走去，走得異常吃力，薇底想：這時候，是應該為一個懂得禮義的漂亮男人來扶着，慢慢引導上山去。於是她便停着了。她掉頭望着來處的山下。滿園仍是靜靜的，從松柏蔭中，望了幾條路，是都沒有入影，只有那拐角邊三間朝東的，彷彿是賣玉器的房子裏從煙囪不絕的在冒很濃的青煙。薇底心裏很難過，只想獨自一人坐下來，但已跑到山頂了的人，是又在催着了。於是她鼓起勇氣，並不

是儘爲爬山用的，她很快的就跳在男人面前了。男人問她吃力不吃力。她用手帽握着口搖頭，是表示不，其實，她已氣喘得答不過話來。她自然有一點着惱。鷗外鷗又一定要把她引到前面塔的臺階邊，是爲了好曬太陽，怕脚冷。她本不一定要在什麼地方，但一覺得別人很能憐惜到，掛慮到脚上去，在自己心上似乎只加了比北風，比北海裏的冰還冷的東西去。她很傷心的站到石欄杆邊了。

而且另外的一個人影便閃了出來。她便想到過去的一夜。也不是就在這地方嗎？哈，那一夜，那一夜呀，她簡直昏迷的倒在那有力的兩條臂膀裏了。在暗中，兩對眼便那樣緊緊的跟着，瞅定着。嘴唇就永久的貼合着。熱的胸，是總嫌壓得不緊。並且那薄印度綢的她的肩巾，就被涼風鼓舞起來，在兩個頸頰邊飄揚個不住。那人兒，美的人兒，不就是在昨晚反覆的說了千百句「我要佔有你，我要整個的佔有你！」嗎？她不是會也感到有棄了她丈夫跑到這男人身邊之必要嗎？然而，爲什麼，後來她反丟了他，她自己說她是只愛她丈夫的。到現在，現在這男人是爲了憤

恨自己上了當，且又決不下心來，把自己放逐到海外去了。於是薇底便想起，想起那柔柔短髮披覆在自己頰邊時，自己的嘴唇是放在什麼地方。而且那不絕的落在眼皮上的吻，還有那嘴唇，膩膩的；那擁抱，瘋狂的；那言語，唉，那言語呀……薇底只想能立即倒下去像從前一樣，她深深的懷憶那沉醉人的情調。她大聲的，悄悄的在心頭歎着氣。

鷗外鷗的心，不知覺的也跑了開去，他雖說常常像是很少不了女人的，其實他並不能慷慨的便真個愛上誰，他簡直是從沒有肯爲女人犧牲點什麼的。不怕是什麼人都知道他爲了小阿金，常常在夜深，獨自裹着只適宜於在廣州用的薄大氅，走到前門去，然而別人卻並不知道他愛那令人傷感的情調是比愛小阿金更甚的。他是在那淒涼的路上，便可以憤恨，憤恨那些資本主義者；在這時，他便很可造就成一個革命的英雄。這也並不是完全只爲自己無錢逛窯子，無錢討太太才感覺出革命的必須的，因爲同時在路上就有着許多只穿亂棉袍的洋車夫，是還不敢回轉家去見他們的妻兒，而猶在馬路上徬徨的。真的，他的務要

剷除有錢階級的思想，多半便在這許多洋車夫上成立。他自然是並不會毫不同於其餘的許多與他有同感的人一樣。聽說別人在說洋車夫可憐了，便也才見到洋車夫，而不久就會在某刊物上詠出洋車夫的白話詩。不過這是好在在他們自己是並不會知道自己就是如此的了不起的。而且對於自己身世的傷心，自己生活的無聊便也都在這路上才感到。總之，凡是他，他的言論，他的嗜好，他的興趣，他的處世態度，就是說他整個的爲人，就都是在他這好自苦中所孕育出來的。所以他又覺得這幕劇的可笑。他無攪得這女人的必須。他也不須從朋友那裏得到勝利。若說要來鬧着玩，那又寧肯到小阿金那裏去，在那裏，他能自由的談笑，和戲謔，而這女人呢，約着別人來，卻又板着臉在沉思到別的去。沈默是繼續着。

薇底是什麼都不能使她再思慕了。她很嫉妬她過去的一瞬，那時她把世界上所有的熱烈的，溫柔的愛情都飽領了。現在她只想能再一次把自己的嘴唇去放到那渾圓的，高貴的額上去。她又很傷心，想到那

會愛她傾倒她甘爲她而犧牲一切的人是不知又睡在什麼人懷中了時。她真後悔，她本可以不同他決絕的，她本可以仍繼續過那偷空卽在北海相會的生活的。她笑她自己，爲什麼要那樣委曲自己，說是要爲了兩個男人都好，便讓自己反受了兩邊怨恨的中心。並且既願意做個好人，爲什麼只兩個星期又讓自己的耳朵去聽那漂亮的王宗哲的肉麻的情話。唉，現在呢，現在呢，是又在同一的地方約了這憂鬱的人來！

眼光於是便掠過那憂鬱的臉上。

她又焦燥起來，而且在恨着鷗外鷗了。爲什麼他不可以再給她一次狂歡，一次心醉，一次可以使她願爲了那親吻而死去的滿足！她是很爲了他而不安過，她有好幾個整夜未曾瞌眼了；在丈夫處，她忍受了負咎的鞭打；她不惜冒了社會的恥笑，而投奔到他面前來。他，他給了她什麼？她看見他那緊緊閉着的嘴唇和癡癡凝視着前面的小眼珠便生氣。她只想能立即侮辱他一下。她又恨不能撲到他懷裏去，緊緊的摟着他，像從前那人一樣，於是所有的，她所須要的有力的，男性的臂膀，和凶猛

的吻，以及瘋狂的，癡情的沉重的話語，都一一來打在她心上，然而都不能，她仍然是站在石欄前，用力的在咬着自己的嘴唇。她又不能像個小孩放下臉哇的便哭了起來，撒着嬌，放死放賴乾說着「我要，我要。」她是真幾乎要像個小孩喊了出來了。她望着那無表情的臉，竭力壓制着那快要發狂的心。

鷗外鷗的思想，像被什麼東西橫擋着，他不敢再任她一直奔遠了去。他覺得有個眼光在釘着自己了。他也不敢掉過臉來，他只躊躇着，他願意能早點被釋放。他實在受不了這審視。若是他真愛她，他自然不會躲避這視線，抱怨這沈默了。他會知道他應怎樣來對付這火一樣的女人了的。可是現在呢，他在後悔，他若早知道這女人是如此拿沈默和眼光來逼人，真寧肯讓別人去咀咒，他也要爽了這約的。

他是再不能忍耐這不安了，於是就在這當兒，一個柔和的，世間上是再也找不出比這更柔和的聲音，輕輕的便送了過來：

他也不願諱言，爲了這聲音，不期然的心卻在動了。他認爲在他一生中，這是開始，他從沒有聽見他的名字在別人口中叫着時是有如此像音樂般的顫動，一直落在人心上。像反響一樣，他側過臉來，他看見那兩條彎眉，高高吊着的，在微微蹙着。眼光是環視着全城。那小小的嘴唇，像琴鍵一般的，在剛奏完曲調時，還爲那尾音在頻頻戰着。在這時，他忘去一切，他有的是感激。但他不能像別人所須要的那樣做去。他只能默默的把她瞅着。

薇底在自己心上也明白，似乎是在演劇一般，但她不忍向自己加以誹笑，她很同情自己的苦衷。她微微噓着，用着新近才從電影上學來的眼光，那嘉波的眼光來望着全城。其實她是什麼也沒有看見的，只是那樣一種不可模稜的神氣，又傲慢，又情深，又失意。而且在一種不堪其煩擾中扯下那頂紫色的小帽來。於是蓬亂的短髮便鬆散的披滿一頭，臉便在這時顯得更嫵媚，更尊嚴起來。

鷗外鷗也覺得有點焦燥起來。不知怎樣才能給與這女人一點快

樂。他只好也輕聲的說：

『薇底，你說呀！』

於是女人的眼光便對着射過來，只是定定的，不做聲。

『你說！』

『我能說什麼呢？我懂得的，鷗，你怕我啊！』這聲音是不能形容出的，像有千百句都解釋不清的那悲傷，就在這一句中迸裂出。鷗外鷗聽了，是恨不能立即拿出一百五十個以上的證據來證明他是不怕的。然而什麼動作他也不敢，他只在口中反覆懇切的說着：『不怕，不怕。』

薇底又把眼光緊逼了過來，不做聲。

慢慢的那『不怕，不怕，』的聲音，只變成一種爲壯膽用的符咒了。

並且當那眼皮一垂下來時，這僅有的一點聲音，立即也就噤住了。於是薇底便喟然嘆着：

『你是怕我啊！你是怕我啊！』

鷗外鷗卻默然。他鼓不起勇氣再去解釋他不怕，他本不怕，在女人

中，他很有經驗的，他懂得怎樣便能馴伏下那些快發瘋的女人，像小阿金曾有過的一樣。他會的，他比薇底知道得多了，然而薇底卻老瞅定他的心，要他不要在這中間加一點兒謊語，他可做不到。其實，有什麼要緊呢？薇底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在扮演戲劇，何苦一定卻要別人來中她的毒，祇要這劇演得很動人，把扮演的角色也忘記是在做戲，而隨着哭笑起來，不就是世上所最真實的了嗎？

薇底也默然，卻不是爲了自己的聲音而受感動，是忽然厭惡起自己來了。戲是剛一開始就又閉幕了，而且兩人的心是更分了開去，像不能拉攏來一樣。各又想着各的去了。

鷗外鷗用脚尖去觸那坎子上的小沙子，覺得腳很麻，仍然冷。他又看到那套在皮鞋裏的一雙小腳。薄薄肉色的絲襪，緊綁着兩個圓圓的腿肚，一直到膝尖。他又覺得很可愛，想去摸一摸，於是他問：

『冷不冷？』

薇底搖着頭，一看到他眼光在何處，就更笑了。薇底已很傷心她自

己這無賴行爲，又掛到在家的丈夫，但她總覺得不甘心就這樣放手，於是她請他看一看他的錶。

長針在兩點與三點之間。短針是在10字上。

『我只能獸在這兒一個鐘頭了。鷗！』

這話雖說在薇底自己是毫不覺得有勁，而且她很清白的在笑自己，其實她心裏想到她丈夫是應該起來了，不知他見不到自己將怎樣作荒，也不知爐子裏的火旺不旺……但是所生的影響，卻比前面很使她自己也認爲滿意的一些言辭有效力得多。鷗外鷗便很親切的望了她一眼。

這使薇底什麼都明白了，她決意犧牲他的敬重，無寧說她已決意犧牲他，然而在這一小時，她將把他的心拉過來，她要給他一些他未曾有過的好處，她要給他一些缺陷，這缺陷是在所有的未來的時日中都彌補不了的。所以她嫣然的便笑了，在心上是張滿了殘酷之感的。

果然，不久，鷗外鷗彷彿是忘掉了其他的一切，他向她宣起誓來，一

個做詩的人也不能不認爲誓言是最可靠的東西，他握着她的手，他懇切的要求她的命令，他應該怎樣做他應該怎樣來處置自己，在她與她丈夫之間，而且他說他的希望，他希望她是屬他一人的。而且話語便在這時哽住了，像不能再說下去一樣。其實，他是在躊躇了。他發現他自己是把話太說過了火，假設這女人真的便依了他，他能斷定自己便敢於如此做下去嗎？於是那教員的一張失意臉子便浮了上來。他趕快閉着眼，把頭俯下了。

女人呢，女人也在想着丈夫，丈夫是顯得很可愛的。但她不能不聽這表白，雖說她很鄙視了這男人爲什麼也與其他男人一樣，在戀愛的時候會想到實際的問題上去。她覺得那手很熱，便更握緊了一點。

是回來的時候了。太陽已正正的把兩個影映在臺階上。薇底第四次又說：

「唉，放了我吧，我該回去了。」

於是鷗外鷗便送她下山來。山下稀稀的有着幾個人影。薇底只想一人單獨走，怕讓人看見，但又不好說。而鷗外鷗也想起了，反問她：

『薇底！假使在這時碰着了老章，你怎樣？』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說在路上遇見你，隨便進來玩玩就是的。』

鷗外鷗便又傍緊她，低聲說：『我歡喜他看見我們在一塊。』

薇底心裏是在冷笑着，不做聲。

到北海門邊了，他替她雇好車，看到那後影，便又在心上拋過一個吻去，他很快樂，覺得這女人實在不錯，他不敢再拿小阿金去比較了。但他又慚愧，他覺得他仍然還不能生出那攫得她的勇氣，她想起自己那些話語，就越覺得慚愧起來。但他也仍然不能決定他該不該拒絕了這女人。他想他最好到老趙那裏去商量一下。於是他也就昂然的跳上一輛車。

至於薇底會得到了什麼，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祇知道當她坐上車，望了他最後一眼時，在心上，她冷然的想起她前幾夜她會反覆說着

的：『他怕我！他怕我！』不過她卻並不固執那欲念了。她只希望趕快回家，她要倒在她丈夫，她永遠愛的丈夫懷裏，在那懷裏，她想她可以得到一切她所追求的。她把脚用力的踏着車板，打起圓熟的京腔，連連的喊着：『快點！快點！』

此页空白

他走後

麗嫻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嫻，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惑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蹣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

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現在，在這夜，她已飽鑿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騎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一定的瞅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去摸來。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付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能，他想到，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失了她的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婀！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你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婀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爲素來就如此强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

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婀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婀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唉！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的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線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姍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黏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嬾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

在左上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就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她安穩穩攔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她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炯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會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她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

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唉，那腳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腳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付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

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嫵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鬆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付有着年輕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够播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炯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了呢？假設秀冬是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炯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前，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嘴，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嗔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爲這影

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面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煙。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誑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她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設他

愛她，爲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她的寂寞呢？她又冤枉他，因爲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矇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挨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教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鋒起的兩肩，那緊

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人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痠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無奈何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爲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着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膊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

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把那可怖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炯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狠狠，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了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炯！麗炯！我聽你的！』

麗炯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

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婀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她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麼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羞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却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

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娜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會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下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角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

麼可怕呵！麗婀本是快樂的她却不希望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婀，就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正幸福，就是他能够不懂得一切，好和歹於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婀，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輕，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愛他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會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他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摟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嗎？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那她爲什麼又不去

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為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好，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也就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朦朧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爲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志志忑，她簡直又有攬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 and 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燥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燥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

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形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和秀冬配成一對吧。

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燥，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面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烟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烟臭，那有着烟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想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還想了其餘許多人，她却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只使她惡心，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

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一定已經這樣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蹣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重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

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昵！』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因為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了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舒適的睡着了去。

此页空白

日

天亮了。

這裏是一個熱鬧的都市，一塊半殖民地，一個爲許多國家，許多人種所共管轄，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東方的海面上剛吐出第一線白光時候，也迥然不同的在一個同具着青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種的異彩。在有一部分，是高聳着幾十丈以上的層樓，靜靜的伏着，各以錐形的頂，襯於青空，彷彿立體派畫稿。更以烟囱中之淡烟爲點綴。而每間方形的房子裏，是剛剛才滅了那艷冶的紅燈，在精緻的桌上，猶狼籍着裝了醉人的甜酒的美杯，及殘了的各種烟燼。軟椅上的墊枕四散着。人倦了，將嬌嬾的四肢，任情的灘在柔滑的軟被上。這被是用了東方的原質又加了西方的人工，經了幾次海風，和幾種顏色的人手，才安置在這房子裏來的。這大都爲一些大腹的黃種人，愛戴禮帽的白種人，及酒醉的

遠方兵士和爲胭脂染污了的長眉女人。而在這又寬，又長，又爲高樓遮掩得很暗的馬路的那端，却也懶然彳亍得有找不到生意的少女，邊喘着長氣，邊搖擺着兩股，在天亮後，燦爛着燈光的馬路上，喪氣的走回她們的小房子去。但在另外的一部分是在林立的大黑烟筒蔭蔽之下，擠滿着破亂的小屋子，成千成萬的黃種人羣居着，這時是正從各人的瘦餓的妻的身旁起了身，用粗藍布的工衣袖口，擦臉上的污垢，粗亂的髮蓬着，鞋子破了，露出從襪縫中鑽出的腳趾。而且大衆都急忙的出了門，在臨着臭溝的亂泥路上奔着，去到那爲壓榨這成萬工人以賺錢的工廠去。在臭溝裏也密密排了滿溝的船，船上的情形是更壞了，有少數幸運的可憐人，也加入了岸上的一夥，空着肚子趕到廠裏去做早工。幾百個由於有資者的白種人，外來的黃種人，及貪婪的自己所設立的廠裏，齊響起銳利的笛聲；廠門大敞着，擁擠着骯髒的人。然後又放去那更髒的一羣，是整夜都未曾闔目，補了那白日退出了的缺，一切生產的機器，是剛好可以不致停息的。這裏是太熱鬧了，更夾雜得有小孩喊餓的

呼聲。但誰有心思注意到朝陽的美麗，那飄蕩的雲彩，那橫睡在地上的烟筒的影，濃的黑烟在地上像跑馬一樣，那臭溝中的水，受了光，放出五顏六色的花紋？這大致爲他們的生活，苦得很機械，很麻木了，毫無希望，毫無思想的，繼日以夜的苦着。真不知爲什麼這羣人雖不爲自身計，也應爲將來繼承的苦工人計，而一暫停那死人的工作，作一不平的運動？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是也喧鬧起來了，船要起碇，搬運貨物的人，吆喝着。車也開了，滿載着無用的人。總之，這是都市，這裏沒有報曉的生滿錦毛的鳴雞，沒有質朴的農人，從那安適的小茅屋中走出來整理他的農具，沒有臉色很好的少女來看視她的羊羣，沒有雞鴨牛犬一切可愛的動物的喧騰，並那快樂的歌唱着的各種美麗的小鳥，一切都爲了光明，日出了的歡慶。

在這都市中的另外一個地方，雖說是屬於白種人管理，却羣居着不潔的黃種人，即使是貧窮的外僑也不願來雜居的一部分，在每條縱橫的馬路中，都豎立起不堅固的，大幢大幢的專爲住處的紅色房子。每

一幢中，總住着上百數的家，而每一家的人口，又是非常使人吃驚這發達的。在這之中的一家裏，當熹微的晨光剛把窗上的玻璃變白的時候，便醒了在床上睡還不久的伊賽。這是一個二十上下的，早就失去了天真的女人，顏色因為太缺少了空氣的原故，已由黃轉成很蒼白，簡直是病的顏色了。她不是因為太陽照到大地，有着可愛的清晨，將她從夢中擾醒的，也不是那溼潤的帶着草香的晨風將她正在睡中的眼皮吹了開來的。她是成了習慣，一種不良的習慣，使她不能安安穩穩睡去，常常爲了稍大的響聲便驚醒了。譬如隔壁家裏的小孩又哭了，或是對門家裏的牌聲和得重一點，這些已很使普通人不介意的的小小吵鬧，都能擾了她。這時是，每天都如此的，正從馬路上傳來垃圾車的響聲，巨的鐵輪軋在柏油路上。而從街口也湧進了另一部鐵車，推車的人，大聲吼着，每一家的女僕人們，都慌忙從樓梯下的黑床上翻身起來了。一股凶猛的臭氣便蒸起，在高牆密屋之中，四處的馳騰，而幾百個篋製的掃帚，各由一個婦人的手在一種木器的東西裏面，不規則的響起，又夾雜

着水聲，使每一家的薄壁都爲這聲音震動了。伊賽每一個清晨便爲這種很有次序倒馬桶的鬧聲所擾醒，而且苦惱着。

車聲漸漸的已響了遠去，女僕們也又蹣上床去睡了，一切又很安靜的，只遠遠傳來稀疏的汽車的喇叭聲。伊賽却無能再睡着去，而天也大亮起來了。她照例便又想到那去遠了的鐵車，那車將推到什麼地方？推到了，又將怎樣呢？她又想起她會看見的，常常有那麼一家人一家人的男人女人都來推這個車，他們便把一切生活都建築在這上面了，而且子子孫孫都將如此推下去，不會感到疲倦。他們不有希望，希望就在這上面，他們不有夢想，夢想就在這上面。於是她望見了那羣人的臉，污髒的，手也髒得怕人。女人呢，蓬散的鬢子拖在頸後，襪子纏在腳背上，他們快步的跑，她想着他們回家了，沒有一句有趣的話，而且眼光又粗蠢，且都用那髒的手吃了飯，而且，而且就相摟着睡了。這生活，她想來真可怕！她只想能在他們之中，加一點什麼去，使他們也知道點他們是人，也該過一點人的生活。然而她又想，想到了許多穿着得很清潔的人，那

蠢然的思想，那單純的自私的慾望，又怎麼能令人覺得那就是人的生活呢？誰都是那麼一天一天的毫無意味，毫無用處的把時日送走！

她把眼射到窗外去，這天是一個大好的晴天呢。她看見對門的玻璃窗上，反映出天空的雲彩，她悵悵的把頭又扭過來了。

這都市很使她厭憎，但當她仍然不能不拘留在這裏的時候，她只希望有一種非常能使人蟄伏的天氣，好不會有所感覺的終日悶處在房子裏。她想到在一個陰沈的冬天，窗簾垂得密密的，坐在爐前，爲不十分熾烈的火烘着，身體很疲倦了，神經麻木着，那不是正適宜於將這自己所不喜歡的時日混去？但現在，天氣都太好了，天氣好，只使她苦惱，她不能拮制住她想不到在一個天底下的另外許多使她神往的地方。

她把被蒙着頭，她想到她身體。她願意能睡着去。但她又從被窩上想到其餘的許多事去了。

隔壁房子裏的鐘，鏗鏘的打了八點。

八點了。在過去的十年中她不是都在這時候，瘋狂般的快樂着，手

搭在朋友們的肩上，大家齊唱着，嚷着，踏進教室裏去嗎？遠了，這已逝的幼年的歡樂！她很希望能再有一次，手圍在別人肩上，所有的人都天真的，狂亂的踏進另一塊地方去，然而——於是她更傷心了。

一切的思想，都像蜂一樣的齊湧到她腦中來了，她不能再輪着，她勇猛的起了床。而且衾裏也熱鬧起了。許多的小販，連續的來嚷叫着，有的是用了鈴子或銅鑼來代替的，儘那買舊東西的擔子，她就口音上，就早辨認出是不在十個以下了。每家的小孩，總不能太睡得多，又爲了零星食物的誘惑，也都在各家的後門口哭笑。有的是目的達到了，意氣洋洋的。有的是不足，大聲的鬧着還要。

娘姨走進來，爲她做一切零碎的事。一張多麼使人厭的臉！就常常爲了這又蠢笨，又奸詐的一付表情，將她的異想的夢揉碎了，她除了忍着氣接受了她所給她的一些煩擾而外，是不能有所謂友誼存在其中的，無論她會怎樣想取好於她，怎樣想化除對方的非善意，然而結果，却更使她難過了。她看見她那一雙無感覺的眼光，她柔聲的請求了她，

她願意自己做這些事。於是娘姨才咕噥着走了。

在一間小房中，她至少是來回走了三十趟了，她不憚煩的做一些細小的事，她洗一個茶杯，是也必須兩分鐘的；但是她在她細緻的行動中，却嘆息她的缺少忍耐，別人真不知道她實在很想將這一切都打個粉碎。她也並非沒有勇氣來任性的幹一下的，確，她又承認總歸無聊的意念將她忿忿的心冷了下來。她除了夢想能安慰她外，她好像也沒有想到其他的一樣，她常常就在咀咒中尋起夢想，而於夢想中又咀咒起來。

她和三個都能盡虛偽之責的戚屬吃了午飯。不久，她的朋友威利便來了。是一個有着長髮的少年，他的長於談話，就如她的長於幻想一樣。他常常來，這裏消磨他的下午，爲的她不拒絕他，又不阻止他的發揮和感慨。他將他的脚一踏進門檻，便么喝着嘆道：

『呵，良辰呵！』

她深知道他所表現的是常超過他所感覺的。她笑着說：

「怎麼不出去玩呢？」

於是他又嘆了，他說他太缺少了美的心情。而且嘲笑着說：

「革命尙未成功呢。」

他將帽子擲到床上去，就在書桌前的一張籐椅上躺着了，一隻腿伸着，另外那隻便翹在這隻的上面，他說他最近的一樁戀愛的故事。

一切都太慣常了，她太了解他，而且他的話，是不變的說得太多了。這不能給與她什麼，她的頭常在他問詢的眼光下頷着，而在她心上，却不覺總要給他一個相反的答語。她不願說出來，爲的她不喜歡在口舌上打麻煩。何況她並不厭煩他，他也另自有一種趣味呢。而且真的，她還不得不感激他，他常常來坐，在談話中，不覺的就將時日送走了。

是的，她常常就得爲了這些來感激人，然而她得了什麼，時日所給與她的意義在那裏？朋友又給了她什麼？只在一種固定的，已成爲型式的無聊的空氣中，使她更證實了一切的無望。除了在她的不規則的幻想中，她能有一種狂亂的情感。而朋友們的言談，在談後是只更適宜於

讓她覺出她幻想之缺少根據，她將爲了這眼前的反證而消沈寂寞起來的，所以她常常又覺得，若是全沒有人來，她只有還能比較好一點的。於是伊賽，這蒼白女人，就輕輕的打了一個呵欠，並將頭仰着，靠在椅背上。威利看到，忙把話停住了，望着她便問：

『倦了嗎？睡吧。』

伊賽心中很高興，他能走，但只懶洋洋的搖着頭，表示她實在倦了，又不願意立即說出，就要睡。誰知威利却接下去說：『頂好白天不要睡，否則頭會昏的。』而且他又躺下籐椅上去了，也伸着懶腰，談起他們朋友中的某趣事來了。

接着便又來了一個日常來玩的女友，這女友每天帶着可怕的沈默來，留下一些陰鬱的影便走了。她悄悄的走了進來，望了長談的威利一眼，便給伊賽一個冷然的微笑，伊賽讓她坐，她便坐在書桌前了。與多話的威利正對着。

『怎麼樣，好不好，你在家裏做些什麼？』

頭搖搖，是答應伊賽的，威利於是便將話題又轉了方，他說中國人太缺少表現力了，人應該將自己一切情感都表露出來。過分的隱晦是只能給人以太不安的。

女友蹙着眉聽了，不答他。只向伊賽說了幾句不關緊要的問題，到後來，覺得很無味，便又走了，走時只說：『明天再來！』

直到黃昏來了。一個燦爛的黃昏，那些穿藍布衣的饑人，都將那疲勞了的四肢休息着，在灰色的臉的縐紋裏，呈出一縷苦的笑意；滿馬路奔走着少女，在晚霞與電燈光交映的光輝中，盡浮着會意的微笑。一切都變樣了，正與日出時成了相反的對照。惟有河下的擾攘，及車聲的軋軋，是始終不變的顯出這不停頓的宇宙。

這時房子已暗了下來，威利也走了。伊賽獨自靜靜的躺在床上，頭昏昏的，精神疲靡了。她沒有想到一切，惟靜聽遠近傳來的一切熙攘的市聲。不久，便又昏昏的睡着了去。

明天一切仍將照舊的又來迴轉一過。

此页空白

少年孟德的失眠

進了大門，剛剛走到樓梯邊，那二層樓上的吵架聲音，便給了少年孟德的注意。

『又吵什麼呢？』他想，並且覺得這一對正在吵架的房東夫妻，是早就應該離婚了的——不，這兩人根本就不能結婚。這樣想着登上了樓梯。

當他經過別人的房門口時候，那女人的，半哭地說着『我和人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麼？』這一句，便聽得非常明白。

『你不該那樣的看他！』接着男人的回答，顯然是粗暴的。

『又是這一套！』少年孟德帶點不耐煩的想，一面登完樓梯的階級，從外套的口袋裏拿出鑰匙來，在深夜的黑暗中，儘管在門上響了許久。

門開了，順手又開了電燈，眼前便恍然充滿了光明。但不久，當少年孟德輪倒在牀上，把眼睛環視了這房裏，便覺得這一盞五十枝光的電燈，實在不很亮，而且照着四面白的粉壁，反顯見一些寂寞黯澹的影子。

『這一間房子，』他想，『無論如何都得用一百枝光』便聯想到這房東的吝嗇，因為電燈費實在是非常有限的。

這時那樓下的吵架，似乎更凶了，一聲聲的，直奔到三層樓來。少年孟德聽着，一面凝視着電燈所射出的那寂寞的影子，便彷彿那吵架，並不在樓下，卻像在他自己身邊嚷着哭着的樣子。

他聽着，覺得慢慢地不平了，因為對於這一對夫妻的吵架，在搬來做住客並不很久的少年孟德的心上，是有着一種偏見的。其實，當初次知道那矮子便是那女人的丈夫之時，在那一瞬間，也莫明地便有了這偏見。此刻，爲了吵架，使少年孟德覺得不平的，正因為這種偏見更顯得有力的緣故。

樓下的吵架，十分分明地並不只限於吵嘴了，好像會動起武來，響

着紛亂的脚步和木器聲音，這使得少年孟德不禁地從牀上跳了起來。但是那聲音又戛然停止了，顯得一切都靜寂了許久，然後才又響起女人的聲音：

『你敢打……』一面在喘息。

『打了怎麼樣呢？』

『不配……』

『沒有關係……』

『爲什麼？』

『吊膀子……』

對話的聲音又寂然了，却隱隱地響起哭聲。少年孟德便又躺下來。他的全個的頭腦，幾乎被這一對夫妻的吵架，完全佔滿了。在他的思想裏，便奔躍着一種有力的判斷：女人決沒有錯，討厭的只是那矮子。於是對於那女人，便很純潔地油然生了同情心。他覺得那樣長得很美的女人，配上這麼一個又矮又醜，無論在那一點上都不高明的男人，已經是

人間最不平的事了。然而這矮子，卻並不知自足，反擺着一切丈夫的臭架子，任意地虐待，如同這虐待便等於他的恩愛。其實在日常生活，這爲人妻的女人，也够可憐了，不但操作着一切家庭的雜事，操作得很勤勞，並且還得有那樣的耐心，服侍那……這是一件多麼不平的事啊，想着，少年孟德的心中便逐漸地發了熱。

樓下又重新爭執的響起來了。

這中止之後的再吵再鬧，正顯得那矮子的更凶更惡，真給了少年孟德很不少的不平的氣憤。他聽着，靜靜的聽，一面只想有一個機會，好讓他有去干涉的藉口，跑下樓去，不管怎樣，先在那矮子的臉上打幾個耳巴，再把他一腳踢出門外去。並且他相信，只要是用力的一腳，那矮子一定要打滾的。可是這樣的機會總不來到。其實在夜靜時的吵鬧，妨礙了別人的睡眠，這就是很充足的理由了，但別有所思的少年孟德，卻不因此就去幹他近乎俠義的行爲。他只在等待着。他是在希望，而同時又在擔憂着一個嚴重的時期，這就是，那一對夫妻一直從吵嘴，用武，至於

要流血的時候。然而一想到那鮮紅的血，無論從女人的任何部分流出來，少年孟德的心便緊緊的縮了一下，他覺得這太殘忍了。不過他又相信那矮子——不管在白天是做出若干紳士的模樣——在這時拿起刀來是可能的；倘若真拿起刀來，那末，結果的情形是怎樣呢？少年孟德簡直不能想像，想也想不清了。

好在那吵鬧，彷彿暴風雨一般，緊了一陣又弛緩了，於是這夜間的一切，又顯得十分靜寂。少年孟德的爲別人而擔心的思想也就得了平靜。

『算了，我的天，不要再吵吧。』他想，便側了身體，按着牆上的開關，把電燈滅了。

然而在這突然一黑的房子裏，縱然少年孟德的眼睛是閉着，也彷彿看見許多並不具體的形影，像什麼可怕的夜遊東西之類。他張開眼去，這些形影也依然存在，並且還慢慢的集中起來，變成了一個——是怎樣顯得可憐的無限憂愁的女人。

『阿……』少年孟德便吃驚地在心裏叫了。因為這一個在黑暗中，在他的眼前，慢慢地顯得異常清白的人體，他知道，就是被那矮子羞辱地說是『吊膀子』的女人，他不禁地覺得詫異了。

少年孟德張着眼，可是那女人的影子總不模糊，還好像有所求助的樣子，這使他有點疑惑了。他想，忽然沒有了聲息的這一對夫妻，莫非是已發生了可怕的事情麼？說是那矮子用力的抗住她的頸項，一直用力的抗，使喉管斷了氣，這的確並不是意外的事。或者……真的，無論怎樣，那矮子雖然比許多男人都矮，但是如果他要傷害那女人，卻實在很有充足的力量，因為那女人是太弱了。他並且想到被抗死的那女人的屍體，心中便覺得害怕起來，他所想像的種種實在是太可怕了。

他只想跑下樓去，但正在他思想猶豫的時候，那已經平息的吵架聲音，又哄然了。少年孟德便失聲的叫了這一句：

『豈有此理！』

這一次復興的吵架，從第一句特別嚷着之後，便低了下去，只成了

極平均的一種噲噲噲的混亂，並且彼此不過分聲張地爭執着。

少年孟德又靜靜的聽；雖說這一次他沒有聽清一句話，但是這一對夫妻的爭執，他是知道的，並且覺得這爭執就是那女人的不幸與災禍。『那矮子是不配有一個這樣好女人的！』他又認爲。

於是少年孟德開始幻想了。他很忠實地爲那女人選擇了許多男人，他覺得在他自己的朋友們中就有不少人可以相配的。甚至於什麼人都行，只有那矮子是不配的。他想，如果那女人是和他的一個朋友名爲希之的結婚，那末她是怎樣的快樂呢，因爲希之是一個頂能夠買女人歡心的男人，會慇懃，會體貼，單是這兩種就可以使一個女人感到幸福的。或者，和……是的，無論和什麼人，在兩性生活意義上，都比和矮子強多了，簡直多到不可以比例。

把每一個朋友，私心地和那女人結合，少年孟德便下意識地感到快意，如同在這幻想之中，那矮子已受了應得的懲罰，那女人已得了救，已走到幸福的路上。

『應該是這樣的！』他並且決定的想。

這真是一件痛快可樂的事情：一切不平的氣憤全在想像中得到任意的報復了。但在這得意的一瞬間，少年孟德有了大意，很不謹慎的居然把自己也列於他朋友的一起，和那女人作一次配合。——這如果是真的，不消說，那女人應該是很幸福的，可是少年孟德卻立刻臉上熱起來，覺得不好意思，如同看見那女人的面便不敢說話一樣。但因了這不坦白的心思，把萬全可愛的幻想震動了，使他清醒起來，恢復了原有的狀態。他忽然覺得幻想是無用的，因為無論他曾為那女人選擇了多少適當合式的男人，在實際上，那矮子是依樣佔有着她，而且羞辱她，常常和他吵架至於打她的。少年孟德便又恨起那矮子了。他想，只爲了純粹不平的緣故，他願意執了手鎗，和那矮子作一次決鬥。但這是不可能，因為那矮子，他決不敢於作這樣英雄的事，他的胆小，正像他的身子。其實有許多的人事和天災，都可以使那矮子失掉那女人的，不過少年孟德不想那些，他只是恨，只願意用自己的能力把那矮子從人間去掉。

他覺得，在他的全生活中，被他所恨的人也只有這一個矮子了。

恨到矮子，少年孟德便又想到他們兩人的吵架了。他靜靜的聽，但什麼也沒有聽見，連原先那種噤噤噤噤的聲音也沒有。深夜裏的一切都是安安靜靜的，這宇宙依樣是一個並不發生什麼事故的和平的宇宙。他又疑心了。

在情理之中的那種種可怕的事情，於是一件件的浮上少年孟德的頭腦，紛擾着，使他在這許多想像中又看見了那抗死的，蒼白的屍體。『難道，』他的心驚悸的想，『真的已發生了什麼？』全身便好像感到嚴寒似的，打了一抖。

誰知這時候在二層樓吵架的那一對房東夫妻，却動情地響着極放縱的笑聲，因為那女人正向着她丈夫作一種大胆的姿態……

少年孟德更不能睡着了。

此页空白

在一個晚上

在法國公園裏面，這時候正是頂熱鬧的時候，滿了各種各類的遊人，隱隱約約地在十四夜的月光中活動着。

一個穿肉紅色西服的男人，大約有三十歲，也和其他的遊人一樣，慢慢的散步，走過了許多地方，樣子是紳士式的，但在眼光中，似乎並不會忽略過一個女人。

流蕩着各種花香和青草氣味的月夜是很可愛的，然而這景色，毫無影響於這個男人的心情，他所注意的並不是這公園裏的夜。

他來到這公園，只不過爲了一個目的，要達到的某種欲望而已。

所以在一處樹蔭濃密的地方，當他走到那裏，便得了什麼可喜的東西，快活地走前去，向着一個年輕的女人。

女人是單身的，坐在一張長椅上，沒有人知道她正在想些什麼。

這個男人悄悄的站在她身後，眼睛動火地望着她，月光正從樹葉的隙中射到她的肩膀，顯見那頸項是細膩而且潔白的。

女人便發覺一種急促的呼吸響在她的頭上，詫異地趕緊轉過臉去看；於是這男人才含糊地說出話來：

『對不起……』

女人不回答，只把臉轉回去，又想着什麼去了。

可是這男人的膽子却大了起來，居然很坦然地走到她的前面，繼續說：

『密司貴姓？』

這問話的唐突，便給了女人不少的驚訝，她立刻奇怪地看了這男人一眼，並且現出冷淡的神氣，把眼光望到別處去。

但是這全然不理會的拒絕，這一個男人並不覺得難受，彷彿被女人討厭正是一種光榮的事情，所以反得意似的現出輕薄的笑。

『沒有別的意思，』他如同辯白的說，『請你放心……』聲音是

很流利的。

女人聽見了，這完全屬於謊謬無禮的語言，只使她着實地想到這男人的不懷好意，因此更覺得厭惡，默着不去理會了。

男人笑着，把身子慢慢地移近去。

帶着一點吃驚的，女人立刻便站起來，向着月光和人影的地方走了，雖然是一種示弱，却也做出許多輕視和不耐煩的樣子。

遊人依樣是那樣多，在月光下，到處活動着形影。女人便走到人影較多的地方，依着一叢薔薇花的池子邊，又坐在一張長椅上。

在她的心裏，爲了碰見這一個卑劣的男人，是充滿着許多不快樂的感覺。她並且想起女同學們的故事了。每一個女同學，要是不太醜，一來到這公園，準碰見痞子的。這事實，現在她自己也經驗了。但她以爲既不理會他，又走到這遊人很多的地方，那個壞男人自然是不敢再來攪擾，一定已走到別處去了。她便安閑地看着池中的睡蓮，被月光照得像一個小孩子的臉頰。

然而這一個男人並不像她所想的，他決不會因女人的不理會便失了勇氣，或者有了自尊心，他是又站到女人的背後了。

他望着女人，女人是整個的身體浴於皎潔的月光中，顯然是一個很美的女人。他看着，眼睛定定的看，從頭髮，衣服，以及坦露的臉和頸項之外，彷彿還看見了別的一些，這一些屬於女性身體的某一部分，便使得這男人心動了，如同他真實的接觸了純肉感的東西一樣，嘴邊湧上了鄙俚的笑。

其實他並不會看出女人是怎樣的美，美在什麼地方，似乎他沒有這審美的本能，只不過攏統地覺得這女人很好看罷了。所以在他的眼光中，只注視着女人的腰肢以下，注視了一個長久的時間。

在女人，她自然沒有想到，這遊人來來往往的地方，居然有一個男人正對於她作着種種過分的想念，用可鄙的眼光，瞧着，玩着。她以為在樹蔭中的這個男人已走遠了。

但她終於又發現到這個男人，因為她忽然覺得有一隻手輕輕地

放在椅背上，幾乎挨着了她的肩膀。她便受嚇似的在心裏叫了一聲：

『呀，這痞子！』

男人是更顯得親密了，完全笑臉的向她點了一下頭，並且就要坐到椅子來的樣子。

女人又想走開但又躊躇着，便變成了一種不自在的態度。

男人開口了。

『你昨天沒有來，是麼？』好像是問着一個相熟的人似的。

這話真說得太蹊蹺了。女人聽着，在她的心中却是清白的，說這話，她斷定這個男人並不是認錯了人，只是痞子們的一種慣技，所以她決意不回答，並且連眼睛一動也不動，只看着池中的睡蓮。

這男人忽然坐下來了。

對於這種的逼迫，女人所感得是萬分的生氣，但她又只好把這氣忍着，臉紅紅地站起來，走開了。

『真可惡！』她一面走着，一面想。

男人好像從她的發氣中也感到趣味，便不肯犧牲的又跟着她，而且距離得非常之近。

她心想——但是想不出什麼辦法，她只希望立刻能走出這公園，所以她極力的走，如同要躲避一個可怕的魔鬼似的。

她幾乎要喘氣的走了許久，却覺得這個男人跟在她身後的距離，仍然是一樣的。男人的脚步也走得很快。

她便改了計劃，改成極慢步的走，可是這男人並不走過她的前面。她時時都聽見這種聲音：

「你回家去麼？送你回去好麼？」

並且有一次，這男人還居然做出無心的樣子，把一隻手微微地在她衣服的邊幅上擦了一下，便又故意笑着說一句「對不起。」

女人對於這個痞子是完全感到厭惡的，她只想給他一個厲害的懲罰，或者罵他幾句，但是她沒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害怕這種事被許多人知道，毫無關係的人是只會給她難看的眼色的。所以她的心雖然充

滿着氣憤的火燄，却始終忍耐着，一心一意只想離開這個公園，她以為走出這公園的大門，便到了安全的地點了。

然而在馬路上，依樣有這個男人行路的自由，所以他還是跟着女人，又是離得非常之近的跟着。

女人便心慌了。因為這男人既是出她意料的又跟着她，而這馬路，又是靜悄悄少有行人的馬路，只是睡眠似的平鋪着皎潔的月光，以及月光中的許多分明的樹影。

她實在害怕：這個男人要做出更痞的舉動，在這寂寞的周圍，是極其意中的事。

『還不如在公園裏，那裏的人還多。』她懊悔的想。但她又覺得，假使現在又轉身走向公園去，這個男人不會生起誤會麼？縱然不以爲是她有意的勾引，至少把她自己的膽怯和心虛，是完全顯露了。——這樣是不妥的。

於是她只想雇一輛黃包車，然而連車的影子都沒有。她大聲的喊

了『黃包車！黃包車！』可是在空氣中聽見她自己發顫的聲音以外，是什麼也沒有。除了月光和樹影，在這一條馬路上，只是非常孤單地和她所害怕的這個男人了。

這男人雖然並沒有像她所害怕的做出更痞的動作，却也乘機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並且逼着要她答應。

女人是決意的不作聲，只默着往前去，一面暗暗地籌劃着，怎樣才可以把自己救出這危險的境地。

『到底是貴姓呢？』男人又嬉皮笑臉的問了。

『管不着！』女人忽然從心中跳出了這一句，她自己便驚愕起來，因為她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勇氣。

但是在男人的心上，不但這一句話算不得示威，反給了他談話開頭的歡喜，所以就顯得更得意，神氣也就更痞了。

他接着問：『是姓陳麼？或者姓王？』

女人所感得的是被玩弄的羞辱，並且無助的害怕，她時時都覺得

這個男人，已開始向她做出一切不堪的舉動了。

幸而這男人並沒有更進一步的邪念，而那個福壽里紅磚的牆，已在月光中顯耀着了。這紅牆便等於女人陷於災禍的救星，她不禁地狂喜起來，心跳得比適才害怕着危險還厲害。

可是在她完全感到平安的時候——當她飛一般的走進福壽里的弄口，跟着她身後的這個男人，便滿足什麼似的突然在她的臉上用力地打了一個巴掌。

女人是尖聲的叫了……她用兩隻手摸着發燒的臉頰，轉過身去，這個男人已經不見了。

此页空白

野草

春來了，陣陣的和風從窗外吹來，送來花的香，芬芳的，草的香，溼潤的，鳥兒在樹枝上啾啾的鳴着，小蝴蝶們將粉翅去輕輕觸那顫動的
花枝，年輕的人，都將淺色的，新的單衣換上，嬌嫩的臉頰上，添了緋紅，黑
眼珠放着光，成羣的邀着，四處去踏青，用年青人所有的歡樂的心，將這
春日的美飽領了去。這是很短少很寶貴的時日呵！

野草，一個二十四歲的姑娘，打扮得像個中年女人一樣，穿一件灰
色的夾袍，將自己深閉在一間小房裏，常爲她小說中的人物苦惱着，她
忘記春了。然而正在她理想中的小說中，却正有着一個充滿着狂歡，充
滿着熱烈的愛，如火如荼的春日，她在那缺少空氣的房子裏，不禁回
想到她往日的的生活去了。唉，多麼難堪呵，這已逝的時日！她似乎是想能
再來一樣那樣的沉醉吧，但是，她望了一望窗外的白雲，她懂得她自己

是無須乎那一切的享有了的。她經歷得太多了，縱是能再有那麼狂熱的詩境，也不能有所刺激於她了。她除了在回憶的幻想中，去再親那兩顆抖着的心外，便只能在她的用筆的工作上找到安慰了。她常常在她的小說中，隱諱的吐出她偉大的寂寞的心。

這天，她是正在有着很大的懊惱，因為她將她小說中的一個有極冷靜理性的女人，寫得過分有了熱烈的感情，而且很帶了一層淡淡的憂愁進去。這實在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物，然而這又正是她最能理解出的女人的短處。她不知怎樣才好，還是將稿紙扯去了重寫，還是寫下去，却不表同情於這女人。她不放的想着這懊惱事情，慢慢的她又想到這使女人太看重了情感的社會環境，她又想到女人的可憐，而且，她一反省，她簡直厭惡起自己來了。她能捫心說不嗎？固然，她彷彿除了文章以外，便不須要到別的，然而在有些時候，她不為外來的一些拂意事煩燥着，或是想到過去的歡愉而欣悅，想到過去的——這是她永不願說出來，或想起的痛心的已屬為遺憾的事，她不能不猶蓄着忿怨，又戀戀的來

想到，雖說她已做得很淡然視之的了。

她想到這裏，又不免有點傷起心來。她覺得她自己是太無用了，她不能忘記了那忽然又愛了別人，將她忘去了的那人，而且也會相愛過的另外一人。她又很會分析自己的，她知道得很清白，縱使別人又丟棄了他愛的女人，以及一切，又來到她這裏，她也仍然不會接受那好意，也仍然不會有所謂快樂於其中的。她是又把愛情的事，已看成很可憐可笑的笑的玩意兒了。

她又去想她的小說，她所抓到的，也仍舊是小說中人物的整個情緒，先是還得了一點淡淡的快感，然到後來，却又只剩有「茫然」存在了。

正不知應用怎樣的方法，才能使心靜靜的，歸納到一個地方，細細的去寫那篇未完的小說。房門却在這時呀的開了，是老媽子送信來，她很歡喜的接過來，打開看，她才想起她忘却的一件事了。

信是這樣的寫着：

「很想來見你，但覺得太羞愧了；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只是用如此的不理的態度。現在我是將什麼意氣都消磨盡了；我還是不得不請求你：若是你不以爲太麻煩的話，在天黑了時，我是在法國公園的草坪裏等着你的（是那一個草坪，我想你應知道。）名字不必寫上了，這並無多大意義。即日。」

野草不禁很嚇然。是的，她是忘却了這事，然而她也是以爲並不一定要她有什麼表示的地位的。不怕縱是她也愛了別人，難道也還應該給人一個信，說是可以隨便的？她覺得人這東西，算你聰明，但一墮在情感中，就格外胡塗了。南俠便是例。在南俠平日的言論中，確是「能將一切看得很清白，不過，在最近他對於她的行爲中，從她看來，他未免很違背了素來的見解了。她想到已有好幾天不見他了，只以爲他已將一切忘了去，誰知今天反接到這信，想來近日一定很苦痛了，她便也油然而生了一點難過，這是從南俠那裏分來的。」

於是她決定了去赴這晚上的約。

吃過晚飯，她挾着一件已舊了的褪了色的薄大衣，在有着微風的馬路上，徬徬徨徨走到公園去。路兩邊的高樓，都從紗簾裏透出紅的燈光，柔和的。牆上的香籐，發了葉，將柔枝低垂到外邊來了。她把頭仰起噓着唇。街是很靜，又乾淨，只有稀疏的幾盞電燈照着；在傍路上，處處印着不密的樹影，在小葉子樹的底下走着，也有點顯得頗蔭深潤來。她帶了點快樂的情緒走去。

公園裏的遊人，都散盡了，只剩下極少數的人影，在有着樹叢的水邊聚着。兩個的，或是三個的，將膝與膝觸着的坐在矮的鐵椅上，輕聲的說着話。野草緣着池邊的路，走到草坪去。但她常常一想起等着她的南俠，她會將南俠的影像模糊成另外一個影像去了。她又稍帶點嘲笑着自己的心。穿個大樹，穿個花壇，她走到了最後的一個草坪裏。在左側面，便沉默的橫衝來一個黑的影，她正有點怪異時，她便認出了那將肩聳起，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中，那特有的憂鬱和遲疑的神氣。她便高興的

呼着：

『呵！南俠！』

南俠不答應，只將身移攏來。

她一眼便望到那在暗中發着光的憂鬱的眼光正射到她臉上，她不禁有點怕了起來；她看見他髒的夾大衣，敞開着領帶也沒有結。那胸脯邊的肉，也在沒有扣鈕子的襯衣邊露了出來，髮沒有理，飛蓬起，她更感到了不安，同時，便又湧起了一絲嫌厭的心，彷彿很懊悔了這來了。但是，她沒有辦法，她只好又笑着說：

『這幾天天氣真好，你出去玩沒有呢？』

南俠仍是不答她這些話，只排着她走到有着幾張椅子的地方。她很倦似的便坐下了。她又說：

『唉，夜晚的公園真好，可是我好久都沒有來了，還是上次同你來過的。』

南俠爲什麼要一定答她這些話呢，一個仗爽的少年，有着熱情的，

這無用的言談，反使他有點焦灼，他仍不語的望着野草。

野草也懂得他不答她的理由，但她不願讓這沉默的局面延長久，這不安已不會使她感到興趣，她不須要這會爲她所視爲最使人顛倒，使人興奮，使人願沉醉於其中的一些境地了。她很想避開這些，所以她又說：

『南俠，你這樣不說話，是爲什麼呢？若是我有使你不高興的地方，那我就回去。等你好了，我們再來玩。』

她剛站起身，南俠便用眼光將她止住了。而且吁着說：

『我不說話，是因爲許多話將我壓逼得太苦了，反說不出一句來，我求你再坐一會兒。讓我想一想。』南俠說了，便又將椅子移近了些，他的手也同時送了過來。

一切都很明顯的，她知道她所演的劇了。她想她應該回去，她又覺得她應拒絕了這人，但是她又非常可憐他，她握着那有骨的手，她的心不覺也有點動了。

她再去望他，路邊的燈，將他的臉照得很清白，完全灰色的，眉尖微縐着，眼光無望的，她又去望他嘴唇，唇兒正鼓起，燈光將唇邊的幾根稍長了的鬚也照見了，她不禁想到一些另外的事上去了。手在不覺中便握緊了一點。

南俠却將頭扭了過去，默默的嘆着氣。

遠遠的小路上，恍過一對人影，緊緊的抱着，擠得像成一個人了。

往日的事，又使野草回憶起，她想到三年前的春日，她不是正被挾在那人懷裏，一到了夜，便來公園裏玩，非挨到十二點，是不轉家的。她想起她倒在別人懷裏時，只希望能立刻死了的那心，是多麼能領受快樂的年青的心呵！而且，不是嗎，她也曾捉弄過人，玩弄着別人激盪着的心以爲滿足，然而，現在呢，過去了，一切！她對於她眼前的這朋友，是不能有那殘酷之感的。她只能同情他將感情使用得不得當，他找錯了對象了。她誠懇的又對他說：

『願你能了解我點，你這樣很使我難過呢。』

『野草』他說話了。這聲音分外陰沉，將每個字都更重的落在人心上。『我真太煩悶了，這煩悶也正是因為我了解你而起的。我又不是年小的人，可以天真的，浪漫的來唱我的戲，但是，好苦呵，我找不出力來壓制我的衝動呵！然而，我的希望也並不奢，我只想你能說一句『你愛我』也就够了。但，野草！我了解你的，你的心，比一切女人的心都硬，你不會有什麼動搖，你只愛你自己，和愛你的工作。本來，你是對的。你並沒有誘惑過我，你對我的態度，你同我談笑，沒有一次是表示你是女性的；不過，野草，我想我如此說，你總不會以為太唐突了吧。我却正因為你這些態度，尊嚴的，而崇敬，而愛了你呵！好久來，我都知道，我是錯了，可是我不能自拔！我有時簡直想我能發一次瘋，既使你因此而絕了我，亦所心甘。但我又缺少這勇氣，其實我常常都像瘋了一樣的，只是我又自己壓制着了。唉，你覺得我應怎樣才好呢？』

話不怕怎樣有力，野草也正如他說的，她的心比一切女人的都硬，她在同情他外，又覺得有點好笑了。她想，說什麼，話有什麼用。若是覺得

太苦了，受不住，那可以不愛我的，既然又是知道我心是不會動搖的。或是苦雖苦，却也有味，那就愛下去，我總沒有干涉，禁止你的權力。縱是非發瘋不可，給點虧我吃，帶去了滿足，那我也將你無法，爲驕縱你自己，你也可以做的。總之，話有什麼用？遑問我，難道我能命令你嗎？唉，又不是小我！她心下雖如此想，面上却只好笑，她又去摸了他的手，她仍是很誠懇的說：

『我不能有什麼安慰你，只望你能不忽略了那較爲遠大的我呢，一切都過去了，我深深感到我並不是沒有難過的，我也很空虛，但是我却沒有那愛情的欲望。』

南俠又沉默着。到後來，便向她傾吐起他第一次從她那裏得來的印象，他又很激動，有時候，簡直露出了一付欲哭的神情。

白楊樹的葉子，搖擺着，風很涼，野草覺得很冷，她將大衣穿起來，南俠便很天真的替她披上了。南俠又說願意同她走兩個圈，怕她冷。她也正中意，於是她起來，他把她的手握着，向黑的那方緩緩的走去。

新生的嫩草，柔軟的鋪在脚下，長的柳枝，在淡淡的燈光下飄舞。夜是很靜了，四處都無一點聲響。半圓的月也升了上來，射着薄弱的光，她看見他和他的影並睡在地下，也同走了前去。

他彷彿有點快樂似的情形又向她說起他的情緒。他沒有扯謊，的確的，當她在他前面，兩人忘形的講到一切的時候，他是並沒有攪得她的野心的，但是一離了她，他便難受了，好像若是得不到她的愛，他簡直是寧肯死去，而且他很覺得自己可憐起來。他又問她討不討厭他。

她搖了一搖頭，又輕聲說：

『不。』

於是他小孩般的向着她笑了：

『那末我就整天都不離開你了，我搬到你樓下來住。』

『那時我又討厭起你來了呢？』

『只要現在你能准許我就成了。』

走到一條小路上去了。魅黑的兩邊密密的樹，將外面的燈光橫遮

了去。柳樹的葉子，棕榆樹的葉子，時時被風吹得沙沙的響，而且蔭蔽着，連星星也看不見了。因為路窄，又黑，兩人就擠緊了走，互相都感到另一個身體的熱了。南俠將手環着她的腰，心跳得很，只想用力一下抱過來，在她臉上，身上狂吻一陣，但他又不敢，他只試探的說：

「野草！你是懂得的，我愛你，在這個地方同我走，你不怕我嗎？」

這境地，很使她的心又有點不安起來，但是她並不是有所怕於他，她却很想他能放肆一下，他能瘋狂一點，她彷彿又有了一「再來一次沉醉吧」的感覺，她傷心的（只有她自己知道是傷心）說：

「我不怕，因為我相信你。」

他心裏却又想到一句話，他要問她可不可以准許他向她叫一聲「我愛」。但是他還沒有說出來，小路就走完了。路的盡頭正有着明亮的光耀着。兩人的手都不覺的同時就鬆了開來。

到走到池邊時，清瀝的泉水輕吟着，月在水中盪漾。橋畔的玫瑰，送來陣陣的甜香，野草回憶起適才的情形，她簡直覺得太俗氣了。她冷冷

的望着南俠

池中有一個魚，撲的跳了一下，將水花四散起，而且那小荷葉中不正是已有了一個白色的，小的花苞了嗎？

他們又在池邊坐了一會，她都在想她的凡是描寫夜景的方法上去了，在什麼人的眼中，是一種如何情景，而這情景一到另外一人身上，一切是又將變成怎樣。

南俠則很高興的看着她。他希望夜夜都有如此一個夜。

她要回去了，她沒有一絲留戀。他呢，他還沒留心出，從她眼光中就可證明他是並沒有些微進展。他只有比來時快樂得多的問她明夜再來好不好，而且他要送她轉家去。

她拒絕了。因為她還要工作，她怕他來擔擱了她。在歸途中，她彷彿很快樂似的唱着她新得的佳句。

新文藝叢書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

一册

五角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查士元

第一輯

一册

五角

結婚集

梁實秋

第二輯

一册

五角

一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

一册

五角

輪盤

徐志摩

一册

六角

波多萊爾散文詩

邢鵬舉

一册

六角

珊拿的邪教徒

王實味

一册

五角

休息

王實味

一册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

一册

愛神的玩偶

孫孟壽

一册

五角半

一個女人

丁玲女士

一册

斷橋

曾虛白

一册

六角

少女書簡

夏忠道

一册

傀儡師保爾

羅念生

一册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

一册

卡爾與安娜

盛明若

一册

五角

金絲籠

陳楚淮

一册

愛麗兒

李惟建

一册

一元二角

春之罪

茅以思

一册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

一册

六角

犧牲

查士元

一册

水仙辭

梁宗岱

一册

四角

石子船

沈從文

一册

勃萊克

邢鵬舉

一册

三角半

現代法國小說選

徐霞村

一册

虹

胡山源

一册

八角半

過嶺記

孫用

一册

阿鳳

冷西

一册

五角

死的勝利

伍純武

一册

德國名家小說集

劉思調

一册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海外工讀

十年

紀實

盛成著
一冊
一元七角

此書為盛先生的自敘傳，內容寫其十年來奮鬥成名的經過。盛先生平生大志，為使東西文化之歸一，故此書中隨時將兩種文化比較研究，所述多道前人所未道。其法文著作，頗為西方人士所激賞，「我的母親」一書，曾由法國現代文豪瓦乃理為其作有萬言長序，其作品之名貴可知。

丹第小傳

本書敘述大意大利丹第的哲學思想，政治原理；以及新文學的意見，頗為詳盡。從這部小傳中，我們可以知道丹第高尚的人格，豪放的詩才，著作的一斑；以及他一生的事蹟。本書不特為意大利中古時代社會政治情形切要的參考資料，即研究哲學文學者，亦不可不讀。

英國福林謹原著……徐錫蕃譯……一冊三角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發行



總發行所

上海盤棋街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那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 新文藝書一個女人(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丁玲女士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七四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198B

(6)
228

標商冊註

